

他们追着洪水跑：没人愿冒险，但有些事必须有人做



他们是一群追着洪水跑的人。

同大镇被水淹那天，耿光刚结束在六安市固镇镇的救援工作，还没顾上喘口气，就拉着团队开车跑了240多公里，一路上雨越下越大，到达合肥市庐江县境内时，已经是晚上，同大镇就在庐江县北部。

车载广播不断提示着道路交通信息和最新的灾情，他们随身携带的对讲机也一直在响，团队成员互相商量着前往救援的目的地。雨带的南移，令合肥普降暴雨。来自气象部门的信息显示，自6月10日入梅以来，截至7月26日16时，合肥

平均降水量829毫米，已超过常年梅雨量236%，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。

这其中，庐江县首当其冲，平均降水量达到1011毫米，境内遭受百年一遇洪灾。多条河流漫过圩堤，向人们的聚集地咆哮前进，近19万人因此受灾，6万人被迫紧急转移。

耿光他们的任务就是协助政府转移这些被洪水围困的人。他是一支社会应急救援队伍的负责人，此前一直参与地震救援工作，这个夏天，由于严重的洪涝灾害，他临时买了两艘冲锋舟，然后开始追着洪水救人。

【救援】

对救援人员来说，每次参与救援实际上都是在“用命搏”，因为不可知的风险太多。

比如7月21日，耿光和王海波在固镇镇参与救援时，就遇到了险情。那是耿光第一次开冲锋舟，他对这一天印象特别深。

“那天救援任务比较多，团队里的成员基本都出去搜救了，后来只能我自己上了。”耿光对开冲锋舟心里没底。此前，他只在理论层面学习过冲锋舟的知识，从没真正下过水。新买的船，他连油管都不知道怎么装。“在现场我又不好意思说这个，只能说我很忙，能不能帮我装一下。”

求救的祖孙3人，是两位近70岁的老人和一个八九岁的小孩，耿光喊上了王海波一起去搜救，救人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，他们很顺利地接

到了人，但在返程时，意外却发生了——一道急流突然涌来，一位老人没站稳，把冲锋舟发动机的钥匙拔了下来。

“冲锋舟顿时失控了，急流一冲，我们一瞬间被冲出了二三十米。”王海波后来形容，那一刹那，耿光脸色顿时变得煞白，船上的人都不知所措，小孩一面在喊着“我怕我怕”，一面说“叔叔，我给你加油”。

后来，瞅准机会，王海波一把抱住了一根电线杆，耿光紧急重启了发动机，冲锋舟才最终稳定下来。一船人心有余悸，久久没有说话。

这次参与洪水救援，耿光已经遇到了数次类似的危险。还有一次，转移一位被围困的老人，因为水急，冲锋舟无法靠岸，他只能扶着老人蹚水走，结果又来了一阵急流，冲得体重超200斤

的他差点倒地，他一边死死拉着老人，一边用脚缠着水草，足足坚持了十多分钟，水流才小下去。

回到冲锋舟上，他大口喘着粗气，那十几分钟他脑海里想了很多，如果实在坚持不住，他就抱着老人一起走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，“最坏的结果就是‘以命换命’，我也不亏”。

救援是份“苦差事”，耿光明白，但他还是愿意为此去“拼命”。

耿光的同伴陈伟平说，每次听同伴们分享救援中的故事时，大家都能收获很多感动，听到对方说“谢谢”的时候，大家会特别高兴，“对我们来说，谢谢的分量是很重的。”——没人愿意冒险，但有些事必须得有人做。等着庐江这边的洪水退下去，他们准备继续沿着长江走。

(中青报)

【风险】

耿光他们到达庐江县同大镇那天是7月22日，庐江县最大的圩口——石大圩刚刚漫堤决口，导致4个村庄被淹，约6500人被洪水围困。洪水涌过来时吞噬了不少人，直至今天，仍有一人处于失联状态。

“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水。”耿光说，同大镇很多村子整体都已经淹没在了水下，只有零星的路灯顶端还露在水面上，冲锋舟直接开上了村民家的屋顶，开船时，一不小心，头就会撞上电线。可是，水位还在继续上涨，漫过一处处高地，不断逼近新的居民聚集地。

时间紧迫，到同大镇的第二天，他们就开始救援。给冲锋舟充好气，推舟下水时，耿光心里还是会打鼓，“这和地震救援不一样。”他说，地震救援是静态的，震后很多情况可知可控，而水域救援“完全就是摸瞎”。

这个一米八的大汉第一次发现自己这么怕水，行驶冲锋舟的时候，他的手不断冒汗，握着发动机手柄总感觉不听使唤，有时一个浪打过来，冲锋舟就会偏离方向。他得时时注意周边的情况，毕竟水面上的风险是可以感知的。那些被洪水席卷的冰箱、衣柜等障碍物会漂浮在水面上，只要集中注意力，一

般不会撞上。

真正的危险来自水下，没人能看清水下的情况。有时，一块玻璃或是一些尖锐物就会划破冲锋舟，发动机要是缠上水草或是电线，船就有可能侧翻……在救援过程中，人要是掉入水中，就只能祈祷此时的水面是风平浪静的。

事实上，水域救援面对的风险远不止于此。每片水域的情况都不尽相同，水的流速、水下环境不一样就会造成不同的水流现象。

“我们最怕遇上漩涡和滚水区。”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秘书长王海波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漩涡起来的时候，冲锋舟是没办法靠近的，不然就会被水带走。而滚水区——高水位水体在低洼处制造了一个大型涡流，身在其中可以反复体验被水流带到水底、拉至水面、推向周边、沉入水底的循环过程，如果遇上，安全指南只有一条——绝对避免进入。

王海波和耿光是多年的好朋友，他们并肩参与了多次救援行动，这次也一样。在同大镇的救援行动中，他们迄今已经搜救转移了30多人。谈到救援风险时，耿光说，不怕死的救援队不是好救援队，但“知道有人在里面，我们能不救吗？”

专家解答

7月暴雨高温天气跟今年没来台风有关吗？

今年7月以来，强降雨导致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内涝、山洪；7月24日之后，江南、华南及新疆等地持续炎热，北京、天津也加入高温行列，最高气温超35℃；更异常的是，以往7月经常登陆我国的台风，今年罕见缺席。这两者有何关联？记者采访了中国气象局的相关专家。

今年暴雨、高温天气不断，奇怪的是7月份都快结束了，至今没有一个台风登陆我国。陈涛表示，中央气象台预计一直要到8月上旬，西北太平洋才有热带风暴生成，并可能在我国沿海登陆。

台风去哪儿了？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表示，一般年份，在南海西太平洋地区会生成26至27个台风，其中6至7个会登陆我国。今年到目前为止生成的台风只有2个，7月还

没有台风生成。今年入夏以来，副热带高压持续偏强、偏南，使得台风生成源地——热带西太平洋地区对流活动受到极大抑制，使其缺少最关键的环境条件，挤压了台风生存空间。贾小龙表示今年副热带高压长期偏强，不仅使得其控制中心台风少，也使得江南等地入梅偏早和持续暴雨。

这种异常气候是怎么形成的？贾小龙表示，我国处于气候变化的敏感区，1961年以来，暴雨发生频率明显增加，暴雨天数每十年增加3.9%。去年秋季开始了一次弱厄尔尼诺事件，同时北印度洋海温异常偏暖，副热带高压显著偏强，气流把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水汽源源不断输送到我国南方地区；北方强冷空气活跃，冷空气南下，冷暖空气在长江中

下游交汇，使梅雨锋偏强，降雨明显偏多。根据预测，8月份，随着副高的北抬，我国的雨带北抬，南方大部地区可能受副热带高压控制，出现持续晴热高温少雨气候。

贾小龙表示，现在正是主汛期，未来北方地区海河流域、黄河上中游以及松花江流域、辽河流域可能有比较严重的汛情，后期也要关注北方汛情对各方面造成的影响。

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真表示，我国幅员辽阔，随着雨带的北移，江南地区、长江中下游已经“出梅”，华北雨季开始了。我国东北地区、淮河流域和其他偏北的地区，往往防涝准备不足，所以在极端天气情况出现的时候，要特别注意做好防汛准备。(光明日报)